



河记着许多事

——《大同》之三十四

侯建臣

记得在几年前，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叫《河带走两岸》。

河带不走两岸，河只能带走自己。就像风只能带走风一样，云不是风带走的，树叶也不是。

云是云自己带走的，时间也是，历史也是。

在大同，有许多河流。它们只经历，不带走。就像那条桑干河，它经历着自己的白天和黑夜、咆哮和低吟，也经历着一群陌生的人，走近又离开；一群熟悉的人，离开又回来。

是1122年，一个自己带走自己的时间，是天寒地冻的正月。野树枯瘦，笔意萧瑟；寒鸦栖枝，画风凄清。西北风拖着长鼻涕，生怕一下子冻成长长的冰溜子，一会儿吸一下一会儿吸一下，便到处是西北风吸鼻涕的声音。

桑干河的水流着，从西向东，或者从西南往东北。看得久了，觉得是岸在动，是河底的石头在动。其实，是相互动着。水缓的近岸，薄冰开始步步逼向水的中央，这是一种物向另一种物的征服。这世间征服与被征服的事很多，这世间无时不在进行着征服的游戏。

有一群人，是从东来，或者从东北偏北而来。有马、有车，有飘动的旗，有晃动的幡。然而此时的旗并不齐整，此时的幡并不张扬。杂沓而凌乱的脚步声、车轮声、马蹄声，是这支队伍所有不堪的具体表现。

从北方之北而来的契丹，他们祖先

的故事里有白马，有青牛，松漠之间的土地与河流让他们在传说里变得越来越大，在经历了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三个阶段之后，那个叫阿保机的骨肉比较丰满的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且在一代一代征服与被征服中，占据北方。然而，所有的脚步都没有停下，比如又一群人在又一群人的故事里，逐渐强壮。

此时正在朝着桑干河而来的，本来是要把白马与青牛传说延续下去的人，但他们却是走在逃亡的路上。

“真够冷啊！”有人打了个喷嚏，又有人打了一个。接着是所有人都打起了喷嚏。

打喷嚏还会传染？其实不是。是恐惧在传染，是不安在传染。

当马蹄声、车轮声踏进河水，恐慌与不安也踏进了河水之中。那个怀里抱着什么的人，一直是小心翼翼的人，随着所有的喷嚏声落进水里，怀里的什么也朝着水里落了下去，溅起寒光，溅起冷色，溅起一片惊讶之声。

“玉玺，玉玺掉到水里了。”像是神谕般，所有人大惊失色。队伍中间的耶律延禧，脸上先是恼怒之色，慢慢变成绝望。人们看着河流中间湍急的流水和边上冽冰的寒光，像是看到了天崩。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就是在前几天，原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大辽政权，又产生了一场内部权力之争。恼怒的辽军统帅耶律余睹，降金之后带兵逼近皇

帝行宫，天祚帝耶律延禧只得率领五千卫兵逃奔云中。

从1115年金建国号之后，便开始了灭辽的进程。然而，辽天祚帝并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皇帝，好像是，他不太想听别人的话，特别是那些不太好听的真话。他喜欢随心所欲地生活，与朝廷里那些烦人的大事小事相比，他更喜欢东边采采花，西边看看柳，再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搞一头野猪，猎三只野鸡，然后在醉心的歌舞中，过完一天又一天。

估计也是知道西京大同的气候温暖适中，或者知道这里的女子长得好，在前不久的1117年九月、1120年冬天他还先后两次巡幸大同。不清楚是他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就在他在游玩的路上“哩格楞”的时候，别人正从他祖宗走来的北方风一样呼啸而下，一步一步秋风扫落叶，吹向以他为主干的这棵已经不算太丰茂的大辽老树！

追着耶律延禧的影子，这年三月，金兵都统完颜杲从青岭出发，宗翰从瓢岭出发，共同朝着桑干河而来。耶律延禧一路狂奔，逃往西京大同，把战火也引到了这里。辽金最后的决战，在大同地区展开。面对强悍的金兵，辽西京留守见大势已去，只好开城投降。天祚帝出西京向北逃走。四月，蚂蚁一样的金兵，跨过桑干河、御河、十里河，从四面八方拥向西京大同。无聊的麻雀瞪大了眼睛，寂寞的老树

不再沉睡，大同的大街小巷又被蜂拥而至的铁蹄之声塞满。

善化名寺涌进了一队又一队兵士，华严古刹遭受了兵火的劫难，这个记忆中依然伤痕累累的古城，到处是抢掠的女真士卒。而邪恶的大火，在好多地方被点燃，冒出让这个曾经的拓跋之魏都城所有人绝望的浓烟。

战争永远是野蛮者的游乐场所，也是野心家的神奇魔杖，曾经相对安定了许多年的西京大同，因为相对重要，被人重视；又因为相对重要，被人摧残。在抢掠者的嘈杂声中、在燃烧的烈焰之中，尊严的不再尊严，宝贵的不再宝贵，曾经完整而变得不再完整的那些残垣断壁，默默地承受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沉默是它们最疼痛的无奈。

一切终将继续，不久之后，这个城市依然是另一群人的西京，依然有什么王从王府里走出去，依然有什么人把这个城市的规则改来改去，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那些叫御河、十里河、桑干河或者别的什么名字的河流，虽然每年每月每日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带走自己，却也留下了一个地方痛苦而忧伤的记忆。



天高云淡

李海波摄

一个“旁听生”的幸福感

麻玉斌

七月的大同，清爽的风裹挟着盛夏的温柔。平城区如常残疾人培训就业基地里，一场专为残友量身打造的创业技能培训拉开帷幕。培训开设互联网直播带货、非遗宋锦手工制作两个特色班级，为辖区残疾人搭起一座通往自立自强的创业桥梁。

怀揣多年对手工的热爱，超出常规报名年龄限制的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恳请成为手工制作班的一名“旁听生”。原本以为自己会被规则拒之门外，没想到如常学校爱心满满的赵老师读懂了我的执着与渴望，破例收下我这个特殊的旁听学员。这份接纳，像一束暖阳照进心底，也让我在短短几天的学习里，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幸福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给予残障群体最贴心的关爱与扶助。

开班当天清晨，平城区残联贺不理理事长、石晓靖主任早早来到培训现场，他们穿梭在课桌之间，俯身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学习顾虑，耐心倾听我们对未来就业的想法。开班仪式上，贺不理理事长说，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不是一次简单的公益课堂，而是平城区落实残疾人帮扶政策、拓宽就业创业渠道的民生实事，希望每一位残友都牢牢抓住来之不易的免费培训机会，沉下心来钻研手艺，把非遗宋锦制作技术学扎实，学精通，靠着一双巧手增收致富，用劳动为自己的家庭撑起一片天，创造安稳幸福的美好生活。这些朴实有力的话语，一字一句烙印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在场的正式学员和我这旁听生一样，内心满是振奋与感动。

本次非遗宋锦手工班的授课老师是气质温婉、学识出众的白静老师，她

风趣清新的讲课风格、细致入微的教学方式吸引了参加培训的每一个人。宋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寸锦寸金”的美誉，历史悠久，纹样繁复，对于零基础的残友来说门槛很高。白老师摒弃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拆解复杂工艺，帮助我们尽快掌握相关技法。

教室里的氛围热闹又紧张，每一位学员都全身心投入实操练习，手里剪刀起落不停，反复摆弄手边的材料，低头比划造型、仔细琢磨构图，反复挑选最合适的角度与方位。有的残友肢体行动不便，拿捏剪刀不够灵活，白老师就走到身边一对一示范，手把手纠正手法，放慢语速拆解每一个步骤，不厌其烦反复指导；视力偏弱的学员看不清细小花纹，老师就拿着材料凑近讲解，标注清晰的裁剪线条，保证每个人都能跟上课堂节奏。作为旁听生，我原本担心老师会忽略我，可白老师对待我和正式学员一视同仁，主动翻看我的半成品，耐心指出不足，帮我调整布料拼接的层次感，鼓励我大胆发挥创意。

课堂上，残友们互帮互助、彼此打气。有人熟练掌握裁剪技巧，主动帮身边动作迟缓的伙伴下料；有人擅长配色，就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色彩搭配心得。原本素不相识的我们，因为共同的手工爱好聚在一起，没有偏见、没有隔阂，只有互相扶持的温情。三天的课程里，我们使用同一种基础材料，在不同的构思之

下，创作出风格截然不同的挂件、发饰、项链、装饰摆件。白老师拿起一件件学员作品，逐一夸赞大家的巧思，还亲手为我们的作品搭配精致的项链绳，帮我们佩戴在脖颈上。低头看着颈间带着宋锦古韵的手工作品，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充盈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几天的学习时光，让我常常静下心来回望过往。身为残疾人的我曾深陷自卑与迷茫之中。我一直热爱手工编织、布艺创作，却苦于没有专业学习渠道，没有老师指点，只能自己闭门摸索，既找不到创作方向，也看不到变现的希望。得知平城区残联开设免费手工技能培训班时，我欣喜若狂。

在如常学校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细致周全的人文关怀。教室环境宽敞整洁，桌椅适配不同肢体状况的学员，教学材料全部免费提供，饮用水、休息区一应俱全，最大限度照顾残友的身体需求。残联不仅开设线下实操课堂，还同步配套直播带货培训，打通“手工制作+线上售卖”的创业闭环，教会我们拍摄作

品、运营短视频、直播带货，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把亲手制作的宋锦手工艺品销往各地，一整套完整的帮扶体系，精准贴合残疾人居家创业的现实需求。

回望这段短暂而温暖的求学之旅，一路皆是感动与收获。感谢党和政府，出台一系列惠民助残好政策，为残障群体兜底护航；感谢平城区残联，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搭建免费的创业学习平台，用责任与担当照亮我们的追梦之路；感谢如常学校善良有爱心的赵老师，成全我的小小梦想，给予我重拾自信的机会；感谢温柔专业的白静老师，匠心传授非遗技艺，为我们打开创意手工的大门；也感谢身边志同道合的残友同伴，一路相伴、彼此鼓励，让枯燥的练习充满温情。

针线流转指尖，编织的不仅是精致的饰品，更是我们崭新的人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这份温暖与感恩，带着课堂上学到的技艺，脚踏实地潜心钻研，不负所有关怀与期许，依靠双手创造价值，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我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向身边的残友讲述助残惠民政策，分享这次培训的所见所学，鼓励更多被困在家中的残障朋友走出家门、拥抱技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恒安镇兵马风云

杨刚

北魏孝昌二年(526)，六镇烽烟席卷北疆，战马嘶鸣一路南下，曾经辉煌百年的帝都平城毁于战火。拓跋鲜卑的国都荣光消散之后，这座塞上名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又各自演变为北齐、北周。东魏、北齐国祚仅四十余年，但地缘价值突出的代北大地始终是其与西魏、北周势力拉锯交锋的前沿地带，亦是其培育战马、组建北疆精锐骑兵的核心基地和抵御柔然与新兴突厥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今天，大同市有一条东西向的双向十车道大街名为“恒安街”，云冈区还有一个巨大的居民区叫“恒安新区”。这些借用古地名的街道和居民区都指向了一段历史——起于北齐、历经隋代、延续至唐初的恒安镇。

孝昌年间平城沦陷后，原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设置的恒州官署被迫从平城南迁。东魏天平二年(535)，朝廷名义上恢复恒州建制，州治却侨置于肆州秀容郡(今忻州)，平城旧地一度陷入官府管控真空。

公元550年北齐立国，文宣帝高洋敏锐察觉到代北防务存在巨大漏洞。天保七年(556)，朝廷正式设立恒安镇，迁徙豪强三千户充实镇内人口，修缮北魏遗留的平城城墙，将此地打造成坚固的北疆前沿据点；次年短暂裁撤恒安镇，改设北恒州。因此古籍文献中恒安镇、北恒州时常并称，二者所指均为平城故城。

建制反复调整，足以证明朝廷对这片土地的高度重视。北齐还在北疆构筑起层级完备的防御体系：以晋阳为总后方，北朔州、肆州为二线枢纽，恒安镇作为最北端前沿支点，镇戍、烽燧、长城三道防线层层联动、彼此策应。

彼时恒安镇作为军政合一的建制单元，管辖范围不局限于城内，西抵北齐长城起点西河总秦戍(今大同西北边境，学界对此地望尚存争议)，南至黄瓜堆(今怀仁、山阴交界)，囊括桑干河、御河沿岸大片区域。

为防备柔然、突厥南侵，北齐持续大规模修筑长城。天保三年(552)，朝廷自西河总秦戍向东起筑长城，绵延数百里；三年后，又征调民夫一百八十万入扩建长城，西段起点定在恒州(恒安)。长城沿线遍设戍堡，配套驿传、烽火设施，恒安周边形成完整的烽燧预警网络。一旦漠南异动，烽烟接力传递，数日之内军情便可直达晋阳行宫。

驻军层面，恒安一线守军承袭北魏六镇军事传统，采用步骑混编模式，骑兵占比远高于内地州镇。兵源以六镇鲜卑、鲜卑化胡人为主，辅以归附稽胡与本地边民。步兵依托城墙、戍堡固守据点；骑兵作为机动突击力量，负责边境巡逻、隘口警戒、出境侦察、驰援反击等任务。和内地驻防军队不同，代北边骑常年处于临战状态，就近依托桑干河谷草场牧养军马，人马就地休整补给，大幅提升应急作战效率。

这一时期北疆局势处于动荡状态。曾经独霸草原的柔然汗国日渐衰微，突厥势力快速崛起。这两大草原政权相互攻伐，战败部族不断向南迁徙，频频骚扰北齐代北边境。恒安辖区既是安置草原降众的缓冲地带，也是双方铁骑反复角逐的主战场，边防压力常年居高不下。

在那个冷兵器时代，抵御游牧民族的核心根基在于骑兵，而骑兵战力强弱又依托成熟稳定的马政体系。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持续开发大同盆地天然草场；六镇动乱爆发后，大批原有马场遭到损毁。东魏、北齐依托牧存资源，重建代北牧马体系，恒安周边牧场再度兴盛。

东魏、北齐马政分为两大体系。其一为朝廷直辖官牧，主要分布于恒州、肆州、并州沿线；其二为边镇统辖的镇牧，就近供给北疆边防骑兵。受政权存续时间短、疆域范围有限等条件制约，北齐并未在恒安设立国家级大型牧场，但充分利用平城遗留草场，划定大片土地作为官方禁牧草场，严禁百姓随意垦荒耕种，专供军马繁育放牧，形成了以恒安为中心，辐射马邑、怀仁、山阴一带的代北牧马带。

当时军马补给主要依靠三条渠道。其一是恒安周边镇牧自主繁育，产出马匹优先供给恒安镇守军骑兵。其二是肆州、并州官牧统一统筹调配，战时沿桑干河谷输送至北疆前线。其三是接纳草原归附部落带来的私马。大量柔然、高车降众迁入代北，保留传统游牧生产传统，官府通过征调、平价收购等方式，战时征用民间马匹扩充骑兵规模。

北齐骑兵带有鲜明的六镇底色。高欢起家依靠怀朔、沃野等六镇鲜卑将士，这类军民自幼熟习骑射，深谙草原作战战法，构成北疆骑兵的核心骨干。恒安一带边骑融合两

套作战体系，一方面承袭中原军队列阵战法，可依托城池开展步骑协同防御；另一方面吸收游牧牧骑战术，擅长长途奔袭、迂回包抄与野外遭遇作战。但相较于国力鼎盛的北魏，北齐疆域局限于黄河下游与山西地区，缺少河西广袤优质牧场，优良种马来源受限。加之北齐后后期朝政日趋腐化，权贵侵占官方牧地的现象层出不穷。功勋卓著的名将斛律金曾上书劝谏齐主，切勿将边境牧场赏赐给宠臣权臣提婆。

北齐初期，草原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动，柔然衰败，突厥强势崛起。天保三年(552)，突厥大破柔然，柔然可汗阿那瓌兵败自尽，柔然汗国濒临瓦解。残余部族一分为二，一部分归附北齐，另一部分退守漠北。高洋推行“接纳降众、制衡突厥、以骑制骑”的边防策略，将柔然残余部众安置于马邑川一带，借柔然降骑充当缓冲力量，抵御持续扩张的突厥。

一年之后，柔然新任可汗阼罗辰因内部矛盾举兵南下，战火迅速蔓延至恒州、肆州地界，震动晋阳，直接催生北齐天保五年(554)黄瓜堆(今大同以南怀仁、山阴交界)骑兵会战，此战充分体现北齐边骑出众的野战素养，即便兵力悬殊，依旧阵型不乱、攻防有序。

当年四月，柔然阼罗辰率众突袭肆州。高洋自晋阳率军北上讨伐，大军进驻恒州，柔然主力四散奔逃。北齐主力向南回撤，高洋率两千余名骑兵殿后，当夜宿营黄瓜堆。

柔然抓住战机，集结数万骑兵连夜合围齐军营地。敌众我寡，形势万分凶险。面对四面围困的柔然铁骑，高洋神色镇定，从容排布防御阵势。次日拂晓，他亲自指挥骑兵突围。两千北齐精锐奋勇冲杀，冲破柔然包围圈，随即调转马头展开追击，一路追杀二十余里。此役大破柔然，俘获阼罗辰妻儿、部众三万余人，柔然主力遭受毁灭性打击，残余势力远遁漠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无力南下侵扰代北。

柔然溃散后，突厥持续向南渗透，小股游牧时常骚扰恒安北部隘口，劫掠牲畜、侵扰牧场。恒安镇守军多次出动轻骑巡逻阻击。与此同时，山胡部族活跃于恒安东南山区，时常与草原势力相互呼应，北齐亦多次调集恒安骑兵进山清剿，稳固代北腹地安全。

高洋称帝后初始几年能够励精图治，持续经营代北、充实恒安边防、保护草场马政，北疆大体保持稳定。但步入统治后期，朝政日益混乱，君主奢靡放纵，权贵不断侵吞北疆优良草场，大片牧场被私自改造为农田，官方牧马空间持续收缩；加之连年征发繁重徭役，边镇粮草供给时常短缺，战马繁育规模不断缩减，北齐骑兵整体战力逐步下滑。

与此同时，北疆大批精锐骑兵持续被抽调投入齐、周西线战事，恒安本地防御力量大幅削弱。至北齐末年，恒安整套边防体系日渐残破，仅留存基础守城兵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骑兵主动出击。

公元577年，是北齐幼主高恒承光元年，也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六年。正月，北周大军东征攻破北齐都城鄴城，俘虜北齐后主高纬父子，北齐灭亡。北周接管代北全境后，延续北齐原有建制，依旧保留恒安镇，高度重视其边防战略价值。此后，隋朝建立，天下再度统一，恒安镇的长城戍堡、代北牧场、骑兵作战经验等全部为新王朝继承沿用。隋文帝时期大力经略恒安镇，推行镇牧制度，建设边防骑兵，打造帝国北疆重镇。

今天，我们无论是行走在恒安街，还是经过恒安新区，或许很难想到历史上的恒安镇了。从时间脉络上看，东魏、北齐夹在北魏平城时代与隋唐辽金之间，常被视作过渡阶段，恒安镇的历史价值也常被世人忽视。事实上，这四百余年正是大同城市功能转型的关键阶段——大同从统一北方的北魏帝国都城，转变为扼守农牧交界地带的北疆军事重镇，奠定了北方锁钥的战略定位。

这段历史进程的主线依然是多民族融合——戎边将士、六镇鲜卑、稽胡部族、柔然降众、往来商旅等在此共处共生，草原骑射技艺与中原城池防御技术相互交融，塑造着大同开放勇武、包容厚重的边塞文化底色。

除了“恒安”这一传承至今的地名外，大同境内北齐长城遗迹依旧留存。回望六世纪的风云岁月，读懂恒安镇的兵马往事，才能理清大同自北魏帝都向边塞重镇转变的完整脉络，读懂这座古城跨越千年不曾断绝的家国情怀与文明根脉。

